教育局應如何處理罷課？

焦點評論

鄭赤琰

把政治帶進校園是個很不幸的悲劇，全世界所發生的學運，很少不是以悲劇收場的。試舉幾例來看，上世紀六十年代的美國，青年因拒絕服兵役而演變成全國學運，罷課不在話下，示威更是家常便飯，但越戰、柬埔寨內戰需要軍人打仗，徵兵停不下來，政府只好強硬執行，不當兵的便抓去坐牢，在校園示威的，便用軍警鎮壓，像1970年肯特州立大學便有四名學生被國民警衛隊槍殺，數以十萬計年輕男女為逃避兵役遠走加拿大，後來當上總統的克林頓越戰時為了逃兵役而逃到英國。法國、新加坡、泰國曼谷亦曾有學生罷課，部分學生領袖鋃鐺入獄！在非洲的情況更驚人，這裏且帶過，集中來談亂港派發動九月中學罷課的事。

學生對政治轉為「亢奮」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日前表示，會爭取到校內與教師及學生溝通，希望透過溝通及了解，為香港找一條出路、再次出發。筆者作為一個在新加坡和香港從事教育事業近半世紀的學者，親身經歷馬來西亞「火炬運動」與新加坡學運，對於近幾年來香港中、大學生從政治「冷感」轉為「亢奮」的現象，以本人的觀察，這個轉變不是事出無因，到了今天的局面，如果處理失當，便會變成悲劇收場。

要不失當，還得用兩手處理，一手用西方慣用的「Defusion」（去熱化）辦法，另一手用盡各種現成的溝通管道進行協商。根據美國著名政治學者哈羅德・涅堡的理論與經驗，任何政治暴力都源於溝通機制不完善或被忽視，否則都可用溝通機制將各方請來協商，結果可將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本港學生對政治由「冷感」轉為「亢奮」，有其遠因，也有其近因。遠因包括：

第一，港英時期香港長時間只有一間大學，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文大學成立後，全港亦只有兩間大學而已，其他私立專上院校學歷全不被政府承認，憑地位，兩大就讀的只是3%尖子，是社會的天之驕子，因此他們珍惜自己的地位，不會去冒犯港英政府。但衛奕信推行擴展專上教育，短短的十年間將大學由兩間增至十間，中學生升讀大學的比率亦由3%增到現在逾40%，大學生不再是難能可貴，因此他們對自己的社會身份也無所珍惜，加上部分大學畢業生投身社會後的薪酬竟不如廚師侍應；再加上樓價過去二十年不斷上升，令部分大學生在求學時期已形成對社會不滿的氣氛。

第二，現時不少大學生小時因為父母均需外出工作，一直由外傭照顧，只有雙親放假時才有心情與孩子好好度過周末的，這些兒童升讀中學後，碰上的同學大部分都是「同命世代」，這時peer group的影響力特別大，十二歲前沒法建立家長的「權威」，十二歲後的怨世心態一旦形成，也就變成美國六十年代盛傳的「異鄉人」（意指舉目無親），變成「異鄉人」之後的同時卻又渴望自己變成「海鷗」，這兩本書是六、七十年代最紅的青年讀物。

非法「佔中」把政治帶入校園

除了這兩大遠因外，接着要談的是近因，2014年的非法「佔中」把「公民抗命」從社會帶入校園是其一；社運活動不斷白熱化，組織與招羅青年學生的辦法也趨老到，是其二；打擊暴力沒分別對待，是其三。此外，不少學者也歸咎通識教育是把學生政治化的要素，但學生要把通識所學到的東西變成他們的政治行動，也得要有上述第一項所指的校外政治組織提供平台，因此可將這點歸併到第一點看待。

討論過了遠因與近因後，最後要談如何應對九月的罷課，總體應對辦法要用涅堡教授建議的把所有現成的協商機制，一個也不能錯過，這包括董事會；學校捐款人；學生家長或監護人；校長、訓導主任、教務主任等所有教職員；在校所有教師；全校班長。

除了個別學校的協商機制外，還可上升到地區的聯校機制，例如同區的校董、校長、教師與家長代表等都可組成聯合協商的平台，有了這些協商機制後，便可針對「罷課」的問題進行討論。包括：罷課有否經過全班表決，有否完整的表決紀錄；不參加罷課的同學要否繼續上課？參加罷課有多久？要不要補課？罷課有無取得家長認可？校董會有無過問罷課的權力？若校董有人不滿罷課或罷教，可否以抗議辭去校董職責？各校熱心捐款人有無機制可表陳他們對罷課的意見？若有人以罷捐表達對罷課罷教不滿，又將如何處理？校長與校務主任有無有關罷課罷教的會議與其紀錄；如果罷課超過所損失的時間，有無一個限度？超過限度要如何補課？若罷課太長，家長與學生可否要求轉校？太多轉校生會否導致關閉學校？

所有這些議題經由各方協商後，把各種後果擺在枱面上，各方的理性會恢復，罷課的「去熱化」（defusion）也會浮出來！教局不妨一試！

原香港中文大學政治系主任

法庭「雙重標準」要不得

子　言

昨日一宗法庭新聞，引起公眾強烈的質疑。一名內地男子因塗污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大門，而被判囚4周。從犯案到檢控、宣判，所有過程只有區區的3天時間，其速度之快，令人感到不可思議。聯想到兩個多月來，出現在港島九龍新界十八區不計其數的「連儂牆」，被噴黑漆塗污的街道、建築、國徽等等，無疑為這些案件的審理，開創了一個「良好」的破紀錄「先例」。

毋庸置疑，犯法就是犯法，任何理由都不能成為脫罪的理由，更不能成為將違法「合理化」的藉口。因此，這名內地男子若所犯行為證據確鑿，也沒有理由開脫。

不過，同樣是違法，為什麼法庭這單案件可以「速審快判」？原因就是，不考慮「其他因素」的情況下，審理一單簡單的涉及刑事毀壞的案件，其實整個過程，只需要短短三日，便可完成。但是，6月9日開始至今，全港到處都出現塗污建築的情況，從中聯辦到政府總部，從港鐵站到屋邨，從天橋到馬路，甚至連警察總部外牆，都被各種噴黑漆塗污。這些被損毀的建築、街道、標誌等，本身已是無聲的控訴，而記者的鏡頭和直播畫面，更是記錄下了許多涉及犯罪的瞬間。有理由相信，單考慮案件本身，這類案件差不多也只需三、四日，便可以審結，假如拖延數月甚至數年，反覆上訴、纏訟不止的話，是不是又可以認為，有「其他因素」在侵蝕，甚至干擾到法庭一直自詡的司法公正？那就不得而知了。

一直以來，社會都在質疑，香港的司法體系是否存在一些「隱性因素」，影響了法官和律政司堅持香港司法公正獨立，不受任何因素影響的信念？從反修例風波伊始，在多次遊行示威中，就出現過相信是律政司檢控官的身影，更有外國媒體聲稱採訪了三名不願具名的法官，對社會爭議說三道四；而到了後來，甚至有自稱律政司的檢控官用匿名方式抨擊特區政府及警方，這種做法完全違背了他們自身的信念。

所以，為了正義得以伸張，堅持司法的公正與獨立的信念不動搖，還法庭一個清白，就請法官大人，參照這單「三日即可審結」的「良好先例」，從快、從嚴審理那遍布在大街小巷的塗污刑毀案件吧，絕不能讓一個犯罪分子逍遙法外。

◀內地男子在美駐港澳總領館噴口號，由犯案到宣判只是區區3天

中央應對香港局勢的三大原則

知微篇

周八駿

進入8月，中央通過國務院港澳辦和香港中聯辦聯合在深圳舉行座談會，以及外交部發言人和港澳辦發言人答記者問，明確表達了中央對於香港局勢的原則立場。我的理解，可以表述為三句話。一、香港問題屬於中國內政，絕不容許美國等西方若干國家干預。二、「拒中抗共」政治力量以反對特區政府修訂《逃犯條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為藉口，製造「黑色革命」，公然衝擊「一國兩制」底線，中央決不會坐視不理，必定履行憲制權責，支持和幫助特區「止暴制亂」。三、中央已經和將會採取的政策措施，仍以推動「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區行穩致遠為宗旨。中央言出必行、令行禁止。

中央信息對香港醍醐灌頂

8月9日，針對香港國泰航空近期在多起事件中暴露出的安全風險及隱患，國家民航局向國泰航空發出重大航空安全風險警示，並提出三點要求，包括：自8月10日零時起，所有參與和支持非法遊行示威、暴力衝擊活動，以及有過過激行為的人員，立即停止其執飛內地航班或執行與內地航空運輸活動相關的一切職務活動；自8月11日零時起，向其在內地的運行合格審定機構報送所有飛往內地和飛越內地領空的機組人員身份信息，未經審核通過，不予接收該航班；於8月15日零時前，向其在內地的運行合格審定機構報送公司加強內部管控、提升飛行安全和安保水平的措施方案。

國家民航局對國泰航空所採取的措施，具開先例的意義，它向香港社會各界和國際社會所傳遞的重要信息，是中央開始強調「一國兩制」是內地和香港特區的共同事業。

「一國兩制」的涵義，原本就是中國內地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香港特區保留資本主義制度，但是，在以往20多年香港社會和國際社會都有不少人誤以為「一國兩制」只是講香港特區保留資本主義制度。這種看待「一國兩制」的片面觀點，助長了「本土主義」和「港獨」傾向。在當前反對特區政府修訂「兩個條例」為藉口的「黑色革命」中，「拒中抗共」政治勢力所提出的政治口號，無論「反送中」還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都同這種看待「一國兩制」的片面觀點相關。

中央正本清源。國家民航局對國泰航空提出的三點要求，對香港社會不啻「醍醐灌頂」。有人以為，國泰航空「參與和支持非法遊行示威、暴力衝擊活動，以及有過過激行為的人員」只要不飛內地航班即可，卻不知其國際航班一出香港空域便進入內地空域，怎麼能出如來佛的手掌？國泰航空之例，當為香港各行各業主要企業之鑒。

儘管各種信息顯示，如果「黑色革命」持續，那麼，中央和特區政府可能不得不執行《基本法》第十四條第三款和第十八條第四款，但是，極端激進分子依舊利用周末發起違法遊行、實施暴力行動、攻擊香港警方，反對派政治團體依然堅持所謂「五大訴求」，令社會持續不寧。

須禁止美英干預香港事務

有一種觀點認為，眼下激進分子的暴力行動已演變為「野貓式」四處騷亂，同2014年「佔中」期間的「鳩鳴」行動象徵「佔中」失去方向、無以為繼相似，可能意味着反對派將重新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為主要手段。如果這樣的判斷成真，固然不壞，但是，今日香港與5年前不可同日而語。5年前，美英兩國政府都願意接受以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為基礎的普選行政長官方案，而今，它們要的是與北京共治香港、進而將香港變為「獨立政治實體」。5年前，香港經濟民生結構性問題也明顯不及今日惡劣，青年人對前途的失望也不及今日嚴重。5年前香港經濟保持增長，而今香港正向二次大戰結束以來空前嚴峻的經濟衰退滑去。

「止暴制亂」迫在眉睫，但是，重建長期穩定繁榮需要相當一段時間。明乎此，就會理解貫徹「一國兩制」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和維護香港長期穩定繁榮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內全國14億人民的共同事業。

美國憑藉超級大國實力干預中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英國則一直自以為它對回歸祖國後的香港特區仍具有特殊的權利和責任。8月9日，英國新任外相藍韜文（按：內地譯「拉布」）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林鄭月娥通話，就香港政局發表意見。

8月10日，我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明確表示：「今天的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早已不是英國的殖民地。英國對香港一無主權，二無治權，三無監督權。香港事務不容任何外國干涉。依照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外交事務應歸中央政府負責管理。英國政府直接向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打電話施壓是錯誤的。中方嚴正要求英方立即停止一切插手香港事務、干涉中國內政的行為，不要再對香港指手畫腳、煽風點火。」禁止美英干預香港，有利「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資深評論員、博士

溝通才是解困正途

有話要說

陳仲尼

香港是法治社會，然而日前在機場發生的衝突事件，實在讓同為香港人的我感到痛心。當晚，我透過電視新聞看到暴徒禁錮並圍毆兩名內地男子，對於暴徒阻礙救護員將傷者送院的行為，我更是感到憤慨暴徒當晚的行徑是超越法治、道德以及人道的底線。這還是我們認識的香港嗎？

中美貿易戰與本港連月來發生的示威活動，讓近月零售、旅遊、消費市道顯著轉弱，裁員壓力更是若隱若現。作為商界的一分子，我深切感到投資者出現避險情緒，大多減持投資，整體的投資意欲大幅下降。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公開呼籲示威者「停一停、諗一諗」，並指示威活動嚴重地打擊本港的經濟活動。

遺憾的是，部分年輕人卻說經濟好的時候沒受惠，為什麼害怕經濟轉差。我明白年輕人面對很多問題，但這些問題是長年積累下來的「深層次矛盾」。

從理性角度思考社會問題

談到社會的「深層次矛盾」，重回理性思考角度，當然我們也不能期望政府瞬間落實重大政策就能夠即時解決所有社會問題。然而，現屆政府確實需要正視以及回應這些問題，避免問題進一步惡化。

有人將今日社會發生的各種暴力衝突事件歸咎於教育制度出錯。我反而會想，近月被捕人士當中亦見老師身影，究竟是教育制度出現問題抑或師資培訓出現問題呢？《基本法》第二十七條保障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集會、遊行、示威等自由，但不可能有行使暴力的自由。教師的職責是教導學生，若然教師未能有效地管理情緒，又怎樣訓練學生正確地思考？

事實上，很多年輕人對國家認知度不足，對國家的觀感仍然停留在改革開放以前。為了使下一代年輕人對國家有更強的歸屬感，我建議特區政府檢討現時課程安排，讓小學生或中學生透過校內常識課、通識課到粵港澳大灣區考察，了解國家的經濟發展機遇，讓新生代從小就有機會認識國家、了解國家。

香港是全球最安全城市之一，這完全可以歸功於警務人員努力執法。然而，這兩個多月來警員依法行使警權，卻被亂港派用作攻擊特區政府的藉口，甚至連警員的家人亦被「起底」、網上欺凌。警隊是維持香港治安最重要一道防線，我向警員無畏無懼的專業精神致敬。

面對香港社會目前混亂局面，我認為這場風波只能透過各界冷靜下來溝通解決，部分年輕人的暴力行徑不單會賠上自己的前途，更會賠上香港的前程。環視世界眾多紛爭都可以透過談判溝通解決，即使中美在貿易方面的角力，兩國代表亦能坐下來磋商尋求解決問題。

打個比方，我也是經營飲食業，員工調高工資的訴求絕對不是透過「打老闆」來爭取，顯然暴力與訴求是沒有關係的。雖然這場政治風波尚未完結，不過我認為溝通對話是有效解開各方心結矛盾的渠道之一，建議由政府主導組織不同界別、政見人士舉行公開的圓桌會議，由政府直接與各方持份者溝通，這樣才有機會達成共識。與此同時，即使政府未能回應持份者的訴求，亦有責任給予市民合理的解釋。另一方面，圓桌會議更要開放予本地及國際傳媒採訪，避免會議內容以訛傳訛，讓「有心人」進一步弱化政府的管治威信。

這場政治風波讓本港經濟迅速惡化，最終受害的是每一名香港市民。年少輕狂，孰能無過，期望激進示威者迷途知返，避免民生經濟淪為政治鬥爭籌碼。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浙江省同鄉會聯合會會長

既然訴求「合理」為何仍戴「口罩」？

議論風生

黃錦輝

香港青年被亂港派無良政棍荼毒多年，在近期示威活動上愈來愈放肆，他們的態度愈來愈囂張、行為愈來愈暴力。他們毫無國家民族意識，到外國各地宣揚「港獨」信息，這種行為狂妄無知，絕不代表香港普羅大眾的民意，反之更是香港之恥辱，最終只會自討沒趣。他們必須懸崖勒馬，避免泥足深陷而不能自拔。

最近有在澳洲留學的港生在當地舉辦多次支持「港獨」的示威活動。他們的行為實在令人費解。自六月以來，香港多次本來是和平示威最終都被暴徒騎劫，演變為激烈的警民衝突。部分事件更引起內地和外國高度關注，例如在所謂的「萬人接機」，導致香港國際機場癱瘓，外國遊客行程無故受阻、內地遊客和記者被暴徒禁錮及毆打等。暴徒的所作所為已令香港的臭名遠播，留學生繼續在海外「宣獨」，實在是自取其辱，難得民心。

筆者希望留澳的學生們不要重蹈覆轍，步香港「港獨」分子暴力行為的後塵。他們必須明白「國有國法，家有家規」，香港警察不容忍任何違法、暴力行為，例如衝擊立法會大樓及警署、佔據道路、襲擊警察及市民遊客、擲汽油彈等，這些行為若在澳洲發生，恐怕亦是超越當地執法者的底線。有往例為證，面對如此暴行當地警察必然會大力反抗，過程中不單只會噴射胡椒噴霧、發射催淚彈及橡膠子彈等，更不排除會使用真槍實彈去驅散暴徒。若然當地警察真的使用武器抗暴的話，示威難免會造成傷亡，留學生便會後悔莫及。再者，若他們受傷了又怎樣面對自己家長呢！

網絡盛傳一段在墨爾本維多利亞州立圖書館門前留澳內地學生及香港學生互相責罵的短片。片中的一方是主張「港獨」的港生，他們高舉標語並大喊「香港不是中國」（Hong Kong is not China）；而內地學生則高呼一個中國（One China）口號，雙方激烈對罵，當地警察不敢掉以輕心，站在兩方之間，防止暴力發生。

一如香港暴徒，這批港生大多戴上口罩，表現激動，反之內地學生卻沒有任何遮掩，以真面目示人。筆者對此摸不着頭腦，若然港生所爭取的訴求是合情合理合法的話，何解他們不敢以真面貌示人呢？由此可見該批學生顯然是不敢面對他人對其歪理的批評。

筆者奉勸在海外留學的香港學生要專心向學，他們能夠到遠洋求學絕非容易，希望他們不要辜負家人的期望。再者，讀書是求學問而非求名譽。

全國政協委員